

还珠楼主 著 周清霖 李观鼎 编校

大侠狄龙子

上卷

山西人民
北岳文艺 出版社

目 录

第 一 回	幽情谁与诉 积想已成痴	卷帘人瘦比黄花 客馆灯孤惊素脉	 1
第 二 回	明月照松间 氛烟生石缝	寂寞寒山翔铁羽 迷花毒雾起勾蜉	 15
第 三 回	俊眼识英雄 凌空飞倩影	酒肆挥金怀古哲 山亭密语见天人	 45
第 四 回	雷击霆飞 离长会短	百尺高竿空劈掌 小山丛桂好谈心	 71
第 五 回	蛾顶见神灯 月明观异兽	古寺荒崖惊恶虎 寒宵煮酒话灵婴	 100
第 六 回	煮酒款佳宾 飞丸惊恶兽	雪满山中来虎女 月明林下斗犀儿	 139
第 七 回	止水忽生波 三生曾有约	人似孤鸾空嗟丽质 心同流水不恋落花	 163
第 八 回	同病应相怜 幽情谁与诉	对此清辉愿言永夕 曾经沧海难恋落花	 208
第 九 回	薄命怅红颜 当筵飞木令	绮玉偎香成苦忆 高怀雅量感雄奸	 250

第一〇回	劈掌戮群凶 痴情深一往	桃弩惊芒 溪山如画	谋人自毙 与子同行	 279
第一一回	劫后喜逢君 舟中成敌国	共吐平生隐痛 惊回弱女余生		 301
第一二回	念切孤寒 情殷旧侣	开荒谈侠女 软语劝痴人		 349
第一三回	良夜吐衷曲 幽崖传绝技	朗月疏星 怒虎惊龙	愿言不尽 运掌如飞	 384

第一回

幽情谁与诉 卷帘人瘦比黄花
积想已成痴 客馆灯孤惊素脉

这是一个凄风苦雨的秋晨。四川小三峡上游二岩峡左近璧山县东面，一个乡村中有一人家。女主人是个少年美貌孀妇，姓秦名淑华，本是江南世族，自幼随宦入川。嫁夫沈畅是个秀才，家居重庆，人甚风雅，因爱北碚小三峡风景之胜，移居夏溪口附近。当地又名温泉峡，长河如带，水清若镜，风物清美，景甚灵秀。

夫妻二人原甚相得，不料才人天妒，红颜命薄，淑华花信芳年，丈夫便自病死。生有一子沈煌，年才七岁。家有田园，可收百十担租粮，本是小康之家，守节抚孤过了几年，生活也颇安定。

淑华天生丽质，少年孀居，秋月春花，自不免于抚今追昔，怅触前尘，对影凄凉，衷怀悲苦。这宵早起，见满地梧叶飘落，昨日秋雨尚还未住，寒风呼呼，吹得败叶群飞，萧萧乱响，天色又极阴晦。因是九月间的天气，庭栏上几盆菊花已然开足，正摇曳于风雨之中，虽在凌寒独傲，自负霜华，但是地上已有落英飘坠，好似盛时难继，一年容易，行入寒冬，彭泽孤芳，难再矜其冷艳，暗忖：“韶光易逝，盛时无多，花犹如此，人何以堪？就算夫妻多情，此时仍在，当此已凉天气，秋雨秋风，至多嘘寒问暖，相对

温存，也只暂时欣慰，为欢几何？百年弹指，终归黄土，还不是个空的？”心念一动，若有所悟。

忽然一阵寒风，夹着一些雨点吹向脸上，淑华当时机伶伶打了个冷战，觉得翠袖单寒，弱质难禁，正要回房添衣，忽听一声“娘呀”。转身一看，一个短小精悍的幼童两脚污泥，衣服也全淋湿，一纵一跳挟着书包，由风雨中欢呼跳跃而来，正是爱子沈煌，不禁又疼又气，忙迎上前，微愠道：“么儿刚上书房，怎又回来，又不走干路？看你这一身，今日天冷，冻出病来，又要娘服侍你。还不换了湿衣湿鞋，暖和一会，快读书去！”说时伸手要抱。

沈煌忙往后一纵，笑说：“娘莫生气，儿子没有逃学，有好多话要和娘说。我想衣鞋反正湿透，何必又把走廊弄脏，累娘打扫？故此冒雨而过。儿子一点不冷，娘莫担心。娘爱干净，我身上泥水太脏了，这时候不要抱我，请娘拿出衣鞋，就在廊前换上，再教杨妈拿了洗去，免闹得一房泥水，娘又生气。芸香这丫头哪里去了？由娘一人在此，多闷人呢！”

淑华知爱子素来用功，只爱习武，时往右邻小庵，从慧圆女尼师徒偷偷习武，因其从小体弱，自从习武，体力转强，也就听之；一听不是逃学，化愠为喜，再生怜爱，几次想拉在怀中抚爱，均被纵避，嗔道：“胡说！这大的风口里脱换衣鞋，不怕伤风受凉么？”沈煌笑道：“娘莫担心，儿子不怕冷。我不愿把娘房弄脏，绕至杨妈房中去换如何？我有好些话要说呢。”淑华不愿沮他孝心，强着一摸，手甚温暖，笑道：“么儿既有孝心，不把衣服弄湿多好。”

沈煌拉着母手，边走边喜道：“娘不知道，我还没有顾得说呢。自从娘为我夏天玩水生气，连河边都不去了。昨日未下雨，我见到一个怪人，正赶周老师午睡，便跟了他去。那人对我甚好。回来和老师说，老师说那人必是一个异人奇士。他老人家医道原好，今年清明见娘时还对娘说煌儿体力太差，最好学点武功。娘怕儿

子淘气，和人打架，没有答应。儿子偷着习武，老师原本知道，一听那人好些奇处，便令儿子今早前往赴约，先不必对娘说，由老师跟在后面看明来历再定，所以今日起得很早。偏生昨天下雨一直未停，已然约定，不能不去，竟是一位有本领的异人。老师跟在后面，不知怎会被他知道，请到崖洞里面谈了一阵。老师说我孩儿体弱，母亲贤慧贞节，全家只此一条根，照老师平日诊脉，至多活到三十岁，岂不教娘伤心？幸是六阴脉象，虽有鬼脉，并非无救，只有学习内功，或能保全。一时偏寻不到师父，慧圆师太又不肯多教。难得他有此好心，便命拜他为师，令来禀告。娘说好么？”

淑华知道教书先生人甚忠诚正直，品学兼优，本是至亲好友，爱子从小便他所教，一直未走，因精医理，常劝自己允许爱子习武，自从丈夫死后，虽因避嫌轻不相见，但他较前格外尽心，当年清明忽令老家人请见，说爱子体弱，习武始能强健，当代物色高人为师等语，照此说法必有原因，笑道：“我儿说话怎的无头无尾？这大雨天，如何老师会带你去拜一个生人为师呢？”说时沈煌已把湿衣换掉，投入娘怀。淑华一把搂抱，一面抚弄他的柔发，笑问经过。

原来沈煌最孝，性又爱武，聪明颖悟。乃师周文麟是个少年名士，与主人夫妇原是好友亲戚。沈畅在时见其孤身一人，又是至好，约来家中教读。沈家搬来不过数年，当地无什亲友，书房在前院，和内室隔着两三层院落，又是习久相安，沈畅死时托妻寄子，令其继续教读，并告爱妻，说：“双方情逾骨肉，你们本是亲戚，无须避什瓜李之嫌。”淑华因和文麟表亲，从小一处长大，丈夫为人旷达不羁，死前屡次示意，劝令改嫁，闻言领会，愧愤交集，因丈夫垂危之际，不便和他争吵，满拟丈夫死后，便请文麟辞馆回去，不料文麟并无去志，而爱子对于师父情分甚厚，又

不肯舍，再者双方世戚之谊，文麟家世江南，从小随父宦游，孤身一人，无家可归，也不好意思示意令走，始而因循不决，末后看出师徒二人均不舍分离，老师不特未负亡友之托，教学尽心，人更端正，以前丈夫在日，几于无日不见，葬后两三年中，共只每年三节和清明见上一面，神态词色比起丈夫在日还要庄重守礼，由此习与相安。文麟对他母子关心维护真是无微不至，但在表面上却丝毫不露出一些痕迹来。因文麟少年英俊，饱学聪明，教学全重实际，不似寻常村学究一味严苛读死书，师徒二人常时携手出游。

这日沈煌见师午睡，偶往门外闲立，看见一伙人围着一人正在争吵，过去一者，乃是一个年纪不大的少年，地上散碎好些鸡蛋，满地卵黄流溢；旁边一个乡下人，正与这个少年争吵。原来乡人向三挑着一担鸡蛋路过当地，被少年唤住，讲好三文钱两个。因向三欺负少年外乡人，多卖了半文钱，一口话又不甚中听，少年说要过数，却嫌地上太脏。恰巧街旁有一大石鼓，令向三用双手围成一圈，把鸡蛋放在圈内，以防滑落。少年手法极快，一会工夫堆成一座两尺来高蛋塔，最奇是由底层到顶全是尖头向上，个个直立。堆成以后虽好看，但是石鼓当中高圆，本来就摆不平，全仗向三两手环绕围护，再是这等宝塔形堆法，休说松手，稍微一动便要滑落打碎，少年事前又曾声明：“蛋是在你手内，滑跌不管，不然我来也行。”向三人最刁狡，恐少年失手，更没料摆得那快那好，匆促之间，只听少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乱数，记得少数了五个，于是起了争执。

少年本是有心戏弄，双方争吵，不免延挨。那石鼓离地高约二尺，向三人矮，半蹲地上，时候一久便觉腰酸腿疼，两膀酸麻，偏又把话说僵，双方都不输那口气，吵着吵着，一不留神滑坠了好几个。少年笑说：“他是瞞心昧己的报应。”向三越发有气，一

着急又打碎了好几个。明见少年好些异处，终不觉悟，妄想欺生，先假答应有一个算一个，重往箩中数回，等到数完，连碎蛋也在其内。

少年笑说：“蛋是你自己打碎，与我无干。”向三还待动蛋，后来旁人看了不平，说他不应欺生。向三力争：“少年闹鬼，故意捉弄，非赔不可。”

旁观的人均知向三蛮野，不可理喻，动辄与人行凶拼命，改劝少年：“出门人哪里不用钱，何苦与他一般见识？”少年笑说：“天下事须讲情理。他多卖了我的钱，还要讹人。我如依他，情理难容！他共打碎了十一个蛋，我照数赔，下余的我不要，我别处买去如何？”向三闻言，知道弄巧成拙，这一挑好几百个鸡蛋，少说也要五天才能卖完，哪找这样好主顾？无奈话已说满，拉不回来，不由怒火上撞，众目之下，恼羞成怒，顺手抄起扁担，口中怒喝：“我被你耽误了一早晨，如不遇你，蛋早卖光，讲好价钱，如何不要！不错，价钱卖得贵，是你自己愿意。趁早钱货两交，少一个也不行！”

少年见他气势汹汹，把眼一翻，冷笑道：“你这厮如此凶横，莫非还敢打人？常言道好买好卖，生意不成仁义在。照你这样蛮不讲理，我连蛋价都不赔，倒看看你有什么方法，敢把我怎样！”向三见少年连破蛋也不赔，怒喝：“野狗，我与你拼了！”说罢，扬起扁担，照头便打。沈煌恰由人丛中挤进，旁观诸人因向三是个地痞，发起蛮来，专一寻人拼命，什么事都干得出，恐受误伤，纷纷闪避。沈煌见那少年貌相清秀，九月间的天气，穿着一件青布单衫，虽然旧得都褪了色，但极干净，站在向三对面，扁担正在下落，也未躲闪；心中不平，待要纵身拦架。

向三忽然身子往后一仰，倒跌下去，因是用力太猛，扁担打离少年肩头不过寸许，忽然往后仰跌，前面打空，竟将臂骨错脱

了笋，奇痛彻骨，强自挣起，再想打人，已痛得不由自主，只不输口，仍自喝骂：“野狗你敢打人！个老子和你衙门口讲理去。”说罢，坐在石鼓上面，左手托着右膀，向观众说：“哪位老哥代我把家里人找一个来，或是往王茶馆送个信，说我被外乡野狗打伤，今天不是他死，就是我活！”少年笑道：“诸位俱都在场，我动手没有？这厮无故行凶，自己遭了报应，打人不成，反跌一跤。这不比破鸡蛋，也要借此讹诈，当真外乡人好欺的么？”说时，向三已痛得脸都变色，头上直冒热汗。

众人知向三惯打死架，今日不知何故，打人不成，跌了一跤，更不再打，反去一旁坐下，口中喝骂，面色又是那样难看，俱都奇怪，因都眼见他行凶欺生，又知向家弟兄三人皆非善良，乃兄向二更是力大凶横，茶馆中还有一些同党，无一好惹，因抱不平，谁也不肯代他送信叫人。向三见无一人应声，怒骂道：“人不亲，土还亲。我受了外人欺负，你们不肯代我打这野狗，连送个信都无人去，过天找你们算账！”

众人都是本份乡民，见他迁怒，惟恐结怨，当时散去一大半，只有四五个胆大的旁观未走。内中一人心中不忿，冷笑问道：“向老三，人家好好立在那里，何尝动手？你不服气，和他打架，乱怪人做什么？”向三怒道：“这野狗不知用什方法将我打跌，你没见我右膀都脱节了么？”沈煌闻言，见向三右臂空着一段，才知环骨已脱，忍不住插口道：“你明是自己用力太猛，人未打成，反把臂骨脱节，怪得谁来？”

明时官绅权重，当地又是一个山村小镇，俱知沈氏官宦人家，西席先生也是个秀才，淑华虽是孀居，时有官家亲戚往来，又有家业，待人甚厚，不时周济穷苦，颇得众心，镇上人民，对于沈氏全家均极敬重。向三见是沈煌，忙道：“小相公，方才你没有来，莫听一面之词。请你打发一个书僮，代我去唤个人如何？”沈煌方

要骂他几句，想起母亲不许惹事的话，强行忍住，笑道：“向三不要说了。你这鸡蛋，人家不要，本来是你无理。不必蛮来，我给你几个钱，各自医伤去吧。”说罢，便把上月过节所得的半两小锭取出递过。向三听沈煌说他，本自不忿，见了银子，立改面容，忍痛答道：“小相公吩咐，怎敢不听？只太便宜了这野狗。”沈煌忍不住怒道：“你再骂人，我不管了！”

向三诺诺连声，正要二次托人往寻家人来挑鸡蛋回去，忽见一个壮汉，腰间掖着板斧，身后随着四五个短衣壮汉，如飞跑来。那壮汉才近前，便朝少年怒喝：“是你这野狗打伤我老三的么？”少年始终立在一旁，目注沈煌，上下打量，见人寻斗，直当未见。向三见向二带了同党赶到，凶威重犯，接口怒喝：“正是这野狗！不过方才沈家小相公已代出银子了结，只叫他赔礼服输，过一天再收拾他。”

沈煌原认得这班地痞，新近又从慧圆老尼习武，胆力均壮，并未把来人放在眼里，一见向二指手划脚恃众欺人，不等向三说完，伸手便朝少年抓去，不由激怒，大喝：“你敢倚众行凶！”随说，纵身一跃，朝向二扑去，待要架开。向二手刚往前一伸，瞥见沈煌跃将过来，恐将官家公子打伤，待要缩手退回，不料迎面来了一股疾风，随人扑到，手被沈煌挡了一下，虽觉人小力大还不怎样，那股疾风却禁不住，当时撞退了好几步，几乎跌倒在地，不禁大惊；众目之下，愧愤交集，只当沈煌所为，怒问：“小相公，如何帮着外人打我？”沈煌喝道：“什么外人内人！我也不是打你，你兄弟和人动蛮欺生，旁人全都看见，我已出头和解，还给了半两银子，你也不问一声，便倚众行凶，是何道理？”

同来四壮汉多受过沈家的好处，见沈煌出头，知他年纪虽轻，手头大方，常随先生同出游山，只遇穷人，定必周济，均想讨好，又见向三得了半锭银子，口风已转，立即乘机劝解。向二没料到

沈煌小小年纪，神力惊人，吃他这风力一撞，事后前胸还在痛胀，见同党解劝，就势下台，强笑道：“既然小相公出头，赏了银子，我们都是苦人，自无话说。小相公竟有这大气力，改日再登门赔礼吧。”说罢便过去挑鸡蛋。向二想扶向三回去，手刚一伸，“嗟呀”一声，人已痛晕过去。原来向三脱节时久，臂已痛麻，吃向二无意中一拉，再也禁受不住，当时痛彻心肺，晕死过去。

向大也自得意赶来，问知前事，见少年仍站一旁，微笑未走。向大年毕竟长了几岁年纪，久跑江湖，见多识广，心想臂骨脱环常有的事，伤势如何这等重法？越想越怪，忽然走向少年身前，赔着笑脸，深施一礼道：“我这老三性气不好，相公不要和他一般见识……”话未说完，向三也自痛醒过来。少年笑道：“众目之下，他自行凶打人，脱力伤骨，我不曾动手，与我何干？”向大见话说不进去，转求沈煌道：“我兄弟自己不好，有眼无珠，得罪这位相公。如今人虽醒转，恐成残废。求相公讲个人情，将他医好，感谢不尽。”

沈煌也是觉出少年奇怪，尤其是方才招架向二时，似有一股大力随同自己朝前扑去，向二立时倒地，自己因从侧面纵起，也几乎被那风力撞歪，可是当日并没有风，左近树叶均未摇动，少年又始终不言不走，好些可疑，早想上前请教，因众地痞相继赶来，未得其便，闻言猛触灵机，忙走上前，恭恭敬敬打了一拱，笑道：“先生不值与小人生气，饶了他吧。”

少年笑道：“我今日要买个鸡蛋应用，因他蛋好，本想全照顾他，谁知他凶横欺生，自遭报应。我虽不曾动手，却会医伤。还有他兄腰插利斧，聚众行凶，你因近日习武，功力大增，无意中也将他撞伤，如不及早医治，归必吐血而亡。他们连你这个小孩也打不过，还敢欺人，岂非作死？你伸手打这石鼓一掌，他们就知道厉害了。”沈煌自知体力微弱，练了一年武，比前自是健强，

那方圆二尺的石鼓如何能够打碎？闻言自是不信。

少年微笑走过，先朝向二前胸揉了几下。向二便觉手按之处奇热异常，胸前立时舒服，不再胀痛，才知少年是个异人，词色立转恭顺。少年笑对向三道：“以后须要改过。照此行为，必有报应。今日幸而遇我，如是别人，你便不死，也成残废了。”随说，手拉右膀往上一托，同时拍了一下，再一揉按，向三刚觉奇痛，疼得怪叫，满头热汗中，人已复原，只是臂膀有些酸麻。少年说：“少时就好。”随令沈煌用手击石。

沈煌越想越怪，姑照所说，伸手朝那石鼓打去。暗觑少年动作；因知石鼓坚强，恐手打痛，这一掌只用了六成力。手打下时，耳听少年喝得一个“好”字，那方圆二三尺的整块青石竟应手立碎，打裂两半，偷觑少年喝时手朝石鼓指了一下，别无异状，便留了心。向氏弟兄和旁观诸人见他如此神力，俱都大惊，称赞不已。

少年笑道：“我就住在西面崖洞以内，本来采买鸡蛋，只你从此学为好人，蛋仍卖我，价钱不拘。只我那地方，除这小孩外谁都不许上门。如愿卖时，可将蛋与我送到洞外树林之内，蛋簍一起算钱好了。”沈煌乘机接口道：“向三，这位相公无论是买多少鸡蛋，明早都向我家门房取钱，不许再收了。”向三此时凶焰尽敛，诺诺连声。

少年并不谦谢，只对沈煌笑道：“你这小孩甚好，承你的情。明日一早到我那里，送你几个果子吃吧。”沈煌知道少年不愿人多，笑说：“事情已完，向三还不快挑担去！这位相公爱清静，大家也该散了。”众人闻言，俱都散去。

少年刚走，忽由树后闪出一个年约十六七岁的红脸牧童，貌像甚是丑怪，轻悄悄由道旁树后闪出，朝少年尾随下去。沈煌见了心中一动，暗忖：“老师常说，异人行迹多半隐秘，这人好些奇

怪，方才也忘了请问名姓，我何不也尾随下去？”心中一动，立时跟在后面。

一会，少年走进前面树林，牧童刚跟进去。沈煌还未走到面前，人影一晃，迎面撞来，连忙纵避，定睛一看，正是先前所见红脸牧童，好似被那少年由林内甩将出来，眼看跌倒，忽然一个“鲤鱼打挺”，翻身立定，又往林中跑进，刚一入林又被甩出。沈煌知是少年所为，不敢冒失走进，便在一旁观看。见牧童二次落地仍未跌倒，人也越甩越远，接连三四次过去，看出那牧童并未练过武功，身手却极矫健，好似出于天生神态，连甩七八次，依然猛进不已，末一次甩得更远，险些跌倒，沈煌忍不住失声一笑。

牧童因被异人甩得昏头胀脑，本就情急，立时恼羞成怒，大喝一声，恶狠狠朝沈煌猛扑过来。举手就抓。沈煌见那牧童生得异相，本就有些喜爱，见他不问情由动手就打，一面纵身闪避，口中喝道：“你这放牛娃，我又没有惹你，有话好说，无故打我做啥子？”牧童见沈煌纵开，口中怒喝：“你敢笑我，我就打你！”声到人到，二次追扑过来，接连几次，俱因沈煌身法灵巧，纵跃轻灵，不曾扑中，越发暴怒，来势更急。

沈煌因奉母命不许与人打架，本来不想动手，连让几次之后，见那牧童身法轻快，猛扑不休，不由气往上撞，方喝：“该死放牛娃！你怎不知好歹，当我怕你不成？”牧童忽似有什警觉，口喝：“你等一会！我去看过再来问你。”说罢不俟答言，掉头便往林中纵去，不多一会，重又怒吼而出，朝沈煌扑去。沈煌也正往林中走进，一见牧童飞步纵来，忙往侧一闪，暗忖：“这厮，不知进退，不如给他一点苦吃……”心方寻思，牧童也正回身扑到。这时已有好几个人由远处山坡上望见，赶来观斗，好似怕那牧童，俱都不敢走近，只作旁观不发一言，眼看二人打在一起。

沈煌见牧童来势太猛，知其力大，便照慧圆老尼所传掌法，避

开正面，左手反腕一挡，觉得对方手臂坚如钢铁，撞得生疼，幸而近从老尼习武，知道卸他用力之法，避实就虚，没和劲硬碰，否则这一下先吃不住，不禁大惊。正待变招应敌，忽听远远有一妇人急喊：“龙子，你这该死的東西，又在外头打架惹祸，还不快跟我滚回来！”

牧童闻声，立时变色，停手说道：“你不许和我娘说我打你。”说罢转身就跑，随见一中年衰病的贫妇，拿着一根拐杖，摇晃着病躯，喘吁吁赶来。牧童慌不迭跑近前去，刚笑喊：“娘，我和人家闹着玩的，不是真打……”话未说完，贫妇已持杖打下。牧童连挨了好几下，始终赔着一张笑脸，不住低声求告：“娘莫生气，让别人代娘打我吧。”贫妇打了几下也自力竭，坐在树桩上直喘。牧童满面惶急，近前跪下，抱着贫妇，哀求息怒。

沈煌见那牧童竟知孝母，大为感动，当时转怒为笑，走近前去待要劝解。贫妇正朝牧童凄声骂道：“你这该死不孝畜生！整天打架惹事，好容易才安静了三个月，又出闯祸。你知沈家少爷的娘是我母子的恩人么？沈夫人守节抚孤，就这一条根，再说他是什么人家，你和人家提鞋都不配，也敢动手么？我如晚来一步，你把他打坏了怎好？恩将仇报，也对不起人呀。”说时，见沈煌走来，连忙起立，便要下拜。

沈煌听出贫妇乃去年母亲听说她守节抚孤，身染重病，命人延医救治，并贴银两使其度日的那狄玉珍，本是武官之女，父因革职流落在此，玉珍忽然无夫而孕，生一怪胎。初怀孕时，因老母拷问，为明心迹，曾由乃母请一稳婆，约了近邻妇女查验女贞，实是处女，那怪胎又怀达四年之久方始降生，才息了浮言，曾梦神龙投胎，取名龙子，由此守贞不嫁，想抚孤儿成立，不料龙子大来顽皮异常，今日竟会与之巧遇，怜其生具至性，乃母又是病躯，忙闪一旁，拦道：“狄大娘不必多礼，无须气急，龙子委实和

我打着玩的，是我逼他动手，与他无干。”

玉珍凄然答道：“我知少爷母子均是善人，我自家生的孽种，还看不出他的行为？今天本定和他拼命，率性死在这孽种的面前，耳不见，心不烦，免得闯祸累我，少爷既然大量，帮他说话，姑且饶他这一回。”说着随唤龙子：“该遭雷打的东西，还不与沈少爷磕头赔礼，还要我打你么！”龙子慌道：“娘只要不生气，教我怎么都行。”随朝沈煌叩拜。沈煌忙说：“不要这样。”伸手一拉，龙子竟和生了根一般，并未拉起，才知天生神力，越发喜爱，强拉不起，只得陪同跪拜。龙子大喜道：“你这人真好，从此服你，教我哪去都行。”随同起立。沈煌道：“我知大娘寒苦，明日可叫令郎到我家去一趟，我娘要见他呢。”玉珍连忙应诺说：“明日母子同去拜见夫人。”

沈煌越看龙子越投机，又向玉珍笑道：“我二人不会再打，大娘请回，让龙子和我谈一会如何？”玉珍也知爱子说话永无更改，对于沈煌只有感激，不会有事，便嘱咐了几句，令少时陪送少爷回去。龙子笑道：“娘病未好，又为儿子生气，怕走不动。娘坐一会，我陪少爷到树林里去就来。”玉珍不肯。沈煌笑说：“这样更好，龙子孝心，依了他吧。这里人多，我和他到林内说几句话就来。”说罢，同往林中走进。

到了里面，龙子开口先问：“少爷是否为我师父不肯收我做徒弟，甩了几次的原故？”沈煌看出他表面粗野心甚灵敏，点头笑问：“异人是何名姓来历？林尽头是大片危崖河沟，并无出路，如何不见？”

龙子笑答：“你说那位异人，便是我想拜的师父。他姓简，不是本地人，今年共来过两次。第一次遇见他时正下大雪。他由雪上走过，会没有一个脚印，我已奇怪。不久雪住，我正牵牛由此经过，他在前面，忽然对面疯牛朝他撞去，吃他一伸手便将牛角

抓住，也没见用什大力，轻轻往侧一甩，牛便横跌在地，爬不起来。他走过去，朝牛头上胸前按了两下，牛便乖乖起立，和好的样子。我越看越怪，自负力大，还不十分信服，故意撞了他三次。头两次和撞在山上一样，动也未动，因被他笑骂了几句，心中有气，连撞带抓，吃他一扬手，我便跌出好几丈，这才想要拜师。他说我不该无礼，先不肯收，骂了两句，转身就走，我追进树林，只一晃便没有影子，由此不见。第二次再遇，他住在那旁崖洞内，我在洞前跪求了半天，也未答应。最后和他苦缠，求告不已，他说越是这样越可恨，收徒不难，问我可能离母出家。我自不舍亲娘，娘又多病，如何离开？何人服侍？再三跪求，除离开我娘而外，怎么都行。他笑说时机一到自会收我，此时不行。我因他老人家行踪不定，走得又快，稍一转眼人便不见，心正着急，怕他走去，今日发现他和向二痞子争执，本来也想出手，因师父说过，不愿收我就是防我不听他话打架闯祸，不敢妄动，正躲树后生干气，打算明日打他痞子一顿，你便出头。后来我追师父入林，他说我不该生心打人，不收我这样的人做徒弟了。我一着急便扑近身去，被他甩出林外。几次过后，我正头昏眼花，心中发急，当你笑我，才想打你出气。又想师父尚在林内，此举他必不快，赶进一看，人已不在，越发情急，恨你误了我事，二次和你动手，娘便走来。”

沈煌听完前事，同往崖洞一看，异人不在，洞中只有一张竹榻和些破书用具，原是一个年老苦人老朱所居，借与异人暂住。老朱孤身一人甚是寒苦，也是去年冬天巧遇异人，送了他二十两银子，向其借住，崖洞共是两层，异人住在内层一间，方才回来就叫老朱：“少时有人寻我，命其明早来见，只在巳时以前均可。”

沈煌大喜，便约龙子明日同来拜见。龙子笑答：“师父所说那人决不是我。他老人家脾气古怪，莫要为我，连你也见不到。还是由你自来，我守在外而，等你见过师父，我再跪门求见，才免

两误。”沈煌依言约好，一同回去，龙子扶了乃母玉珍回去。

沈煌到家，和老师周文麟一说。文麟料知异人，约定同去，命先隐秘，暂时不要提起。次早天雨，文麟师徒同往，到后，先令沈煌求见。异人竟知文麟同来，令其人见，老朱恰巧离开。互一问讯，才知异人名叫简冰如，向居峨眉后山凝碧崖，为了当地温泉旁边山夹缝里隐伏着一条毒虫，每逢子午二时向外喷毒。龙子之母去年重病，便为无心路过染了毒气，幸而不重，才得免死。现已备齐鸡蛋，防惊俗人耳目，十五子夜天晴月明，当往温泉诱那毒虫出洞，除此未来隐患。文麟随向他请求收沈煌为徒。冰如笑答：“此子和狄龙子都是至性过人，此子人更温和，不似龙子天生异禀性情猛烈。贤师徒请先回去，等我除害之后再行传授。此时龙子已早到来，冒着大雨守在崖旁树林之内。尚要磨他的火性，遇时不可理睬，我自有道理。”文麟师徒谢诺，随行拜师之礼。

沈煌自是高兴，冒雨回家。文麟因其冒雨往来，周身淋湿，令告乃母，放半天学，人内更衣，以免受寒，并说文麟也曾学过武功，虽不高明，却知对方深浅，又擅医道与风鉴之学，看出简冰如是个隐迹风尘的异人，沈煌又是六阴脉象，除非练就内功不能永年，且喜有此遇合，得拜异人为师，实是天怜苦节。今日匆匆，未与简师长谈，后夜十五月明，欲往温泉观其除害，并加传授，务令沈煌随同前去。简师家居峨眉后山，不久必归，如令随往，不可姑息。文麟愿陪同去，以便文武兼习，不致荒废学业。

淑华听爱子说完前事，又是喜欢又是感动，叹了口气，苦笑道：“幺儿，可对老师去说，我母子深感他的高义，蒙他关心，无不遵命。孀居未得当见，等快起身，再向他谢罪。”沈煌忙问，“娘为何又伤心呢？”淑华苦笑答道：“不要和老师说去。”沈煌应了。